



13年后再现暴涨

疯狂邮市让人忐忑

孙冰

从黄金、翡翠、黄龙玉，到红木、钱币、茅台酒……在这个被称为世界上“钱最多”的国度里，不断地上演着升值暴富的剧情，而这次登场的是已经等了整整13年的邮票。

生肖票领涨 邮市“鸡犬升天”

“现在什么不涨?! 轮到轮到邮票了。”在北京马甸邮币卡市场，老邮商王先生说。正在和他攀谈的张先生是他的老客户，也是一位老邮迷。“像他这样的老买家现在已经不大出手了，因为价格已经涨起来了，现在出手的大多是新买家。”王先生说，“这次上涨实际上是从2009年底、2010年初开始的，2010年一年都在持续涨，玩邮票的肯定早就开始关注了。但是，到2010年底行情突然有个爆发，这时候大众也都开始关注了，所以牛市行情应该才算刚刚开始。”

从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国内邮市的上涨态势突然加速，在整体价格快速上涨、打折票几乎难觅踪影的同时，个别品种的上涨幅度堪称“火箭速度”。据了解，其中最为抢眼的是“生肖票”。

1980年发行的庚申猴票一直被看做是“邮市风向标”，作为我国发行的第一枚生肖邮票，“猴票”一直在邮市中具有龙头效应。去年年初，一枚原价8分钱的“80版”猴票价格大概在5000元左右，下半年上升到8000元，年底时普遍突破

万元，一年时间价格翻了一倍。今年1月5日，一整版庚申猴票在苏州金鹏拍卖会的一场拍卖会上以120万元落槌，平均一张1.5万元，创下猴票拍卖的新纪录。

虽然猴票屡屡创下天价，但若是计算年收益率和一年内的涨幅，猴票远远不能夺冠。涨幅最为疯狂当属2000年版的“龙票”，经历龙票从发行以来从未突破面值，一直在打折出售，可是现在却今非昔比，一年之内涨幅超过30倍，大版张涨幅更高。另外，1999年版的“兔票”涨幅也在5倍以上，去年发行的“虎票”也已经翻了三两番。

“以往生肖邮票都是一上市就打折的。”王先生说。但是，今年的“兔票”可谓是“疯狂的份子”，上市两周，面值1.2元的兔票价格就上涨了30%至50%，大版张(20张)和小版张(6张)涨幅更高，甚至翻了四五倍。除了生肖邮票之外，早期的精品小型张和“老纪特”邮票的涨势也很惊人，如颇受藏家追捧的《梅兰芳》小型张从2010年初的五六万元涨到目前的十四五万元，一年翻了将近3倍。另外，之前被看做是比较小众化的“文革票”表现也很惊人，一年涨幅都达数倍甚至十几倍。

在低迷的邮市中熬了十几年，终于等来一个大牛市，这让王先生非常兴奋，但目前邮市这种“普涨”的状况还是让他有些担心。“过去上涨都是龙头邮票领涨，但大部分邮票表现平平，但这一次

真是鸡犬升天呀! 很多过去不值钱的垃圾票，现在都是宝贝了。”

13年间的暴涨暴跌

和王先生一样，对邮市现状感觉有些意外和担心的还有冯丁，他现在经营着一家规模中等的邮票销售公司，主要经营一些珍贵纪念邮品和邮票版张。经历了上一轮邮市暴涨暴跌的他，有时会感觉恍如隔世。

上一轮邮市的疯狂行情启动于1995年，1997年上半年达到顶峰：“那时候的邮市就像6000点时候的股市一样，买着了就赚钱。”冯丁说。然而，突然袭来的金融危机让那一轮牛市戛然而止，绝大多数品种都在一夜之间跌了近50%甚至更多，大批邮商转行，不少人当时高价购买的邮票十几年来都只能套在手里。最具标志性意义的1997年7月发行的香港回归金箔邮票，面值50元，软、硬包装分别以100元、120元发行，总量达2000万枚。市民彻夜排队争购，一上市就被炒到了400元，然而一两个月之后，这枚“金”票连15元都卖不到。

“1997年的邮市暴跌，虽然金融危机是一个诱因，大量游资离场套现，但是最根本的原因还是泡沫炒得太大了。”冯丁说。之后，邮市步入了漫长的低迷期，甚至到了几乎被人遗忘的地步。“邮币卡市场的邮商数量比高峰期时少了近一半，很多人都转行了，客流量更是只有过去的零头。”王先生说，“除了一些老邮迷，就是一些人买来打折票，大多数邮票都是

卖三折、四折，这样发信，寄包裹便宜，以至于后来寄包裹邮局都不让贴邮票了。”

2003年，邮市曾经有一波小牛市，但是和今天的火爆程度相差甚远。这次，春天似乎真的来了，“邮票的这次上涨应该算是情理之中的。”冯丁说，“通货膨胀、负利息、热钱多，但是投资渠道却比较狭窄，很多又不大规范，资金进入邮市很正常。更重要的是，邮票不像股市和房市那样，它门槛比较低，需要资金量不用太大，技术含量也不是很高。”

但是，也有意料之外。“目前市场上有很多邮票的高价是不具备太多支撑的，比如‘文革票’，当时这些邮票都是没有印刷数量限制的，应该说它的量是非常非常的大，但是今天它却非常贵。”冯丁说。

千万别信暴富传奇

花几十块钱买下一版邮票，然后几年之后变成几万元甚至几十万元，这样的“暴富”传奇让很多人心潮澎湃，作为一种低门槛的“草根”投资，邮票的故事似乎很动人。但是，在邮市中摸爬滚打多年的冯丁却告诉笔者：“千万别信。”“只要市场整体上扬，一般投资者还是有一定的获利空间的，但是‘暴富’的只能是那些庄家们。能够坐庄的炒家都是市场链条上比较靠前的，他们除了有雄厚的资金，也要与邮票的发行方有比较紧密的关系，否则你根本无法保证进货量和进货价的优势，也就是说，并不是带着大笔的钱进场，就一定能够走到上游。”

至于邮市庄家们的手法，冯丁说：“他们先在全国范围内悄悄大量收购某一品种的邮票，使得其市场存量迅速减少，然后炒作一个概念出来，再慢慢地高价放出一批票，随着其他邮商和散户的跟进，就可以赚取高额的回报。这也是为什么一些邮票明明市场上已经不见了，可是只要价格高上去，总是慢慢地会有货出来，很多邮票都没有看上去那么稀少。”

不过，如今的邮票毕竟早已没有了太大的实用价值，它不是必需品，也不是贵金属和珍贵宝石，有投资价值作为价格的支撑，所以一旦市场趋势不好，接盘的人并不好找。但是，冯丁对于后市行情还是非常看好的。“这次涨势不会短期内停止，社会资本还在持续进入，要跌下来的可能性不大，只可能是涨得比较慢了。”他说，“信息的传递是需要一定过程的，一部分获利后传递给下一批人，然后再传递给第三批人……现在还远远没有到上一轮牛市那种人人买邮票的态势。”

“买涨不买跌”的追涨心态在各个投资领域都非常常见，可是对于邮市，冯丁认为“追涨”的风险非常大，收藏者和投资者还是应该选择有价值、价格又没有透支的品种，比如可以多关注较少泡沫和炒作的“老”邮票。“比如建国之前各解放区、各革命根据地老邮票，目前价格还停留在一个比较低的价位。”冯丁推荐说，这些“老”邮票无论从印量、品质还是历史意义上来讲，都是今天的邮票所无法比拟的。

品味收藏

近日，素以收藏中国当代艺术闻名的比利时收藏家尤伦斯夫妇宣布将把位于北京798的“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管理权转让给“长期合作伙伴”，并将于4月3日通过香港苏富比拍卖其收藏的106件中国当代艺术品，此后将寻找出售手中剩余的1000多件中国艺术品。

尤伦斯的“退出”引起各方的猜测，同时不少人对尤伦斯的集中抛售给中国当代艺术带来的市场震荡表示担忧和恐惧。一个收藏家出售自己的藏品本是很正常的事情，但尤伦斯这样一个重量级的大买家一次拿出上百件藏品抛售，就很容易被看做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出货”信号。其实，早在两年前，尤伦斯就开始在内地拍场大肆出货了，只是当时出售的

大多是古代书画。2009年春，尤伦斯将在嘉德花2530万元购买的宋徽宗《写生珍禽图》送北京保利拍卖，最后被收藏家刘益谦以6171.2万元接盘，大赚了一笔。随后的明吴彬《十八应真图》(1.69亿元)，曾巩《局事帖》(1.03亿元)都是当时的天价拍品，套现资金达6亿元之多! 彼时也试探性地抛售了少量油画作品，如陈逸飞的《踱步》(4043.2万元)和刘小东《阳光普照》(683.2万元)，拍价也不菲。尤伦斯到底为何不愿继续持有中国当代艺术? 既有市场的因素，也有个人和机构的因素。一方面中国当代艺术已经到了较高的价位，很难再攀升了，继续持有也是枉然，此时出手能有个好价钱; 另一方面如其所言，看上了印度年轻画家的作品，有了“新爱”; 此外，与退出尤伦斯艺术中心的决策层，引入西方艺术机构普遍采用的董事会机制也有关系。从尤伦斯连续性、分批次的送拍藏品来看，“出货”显然是早已计划好的。

在尤伦斯选择香港苏富比集中拍卖所藏的中国当代艺术品后，国内媒体接连用了“游戏结束了”“中国梦破碎”等吓人的字眼，笔者认为事情并没有那么严重。艺术品既然是一个市场，那么“买进”和“卖出”都是合理的，“换手”总是难免的，指望一个收藏家一辈子持



灯光下的两个人 耿建翌

有藏品也是不现实的。套现是非常正常的市场行为，没必要人为冠上一些悲剧色彩的词汇。人家当初“买进”时大唱赞歌，现在“卖出”就大骂“奸商”，这才是很幼稚的表现。不能简单地认为尤伦斯就是个“大庄家”，毕竟上世纪80年代尤伦斯买进中国当代艺术的时候，还无人问津，人家是出于热爱才收藏的，并不像当今国内一帮子炒家，完全奔着“升值”而来，恨不得一年就卖。

尤伦斯选择香港苏富比来抛售是明智之举。自2008年底的国际金融危机后，内地油画拍卖一直没缓过劲来，市场人气不旺，热点已转移到中国书画上去了，当代艺术板块成交缩水不少，除了个别写实画派的，大多数画家的价位都下跌了30%至50%。而香港历来油画拍卖都还不错，在收藏群体方面有一定基础，相对大陆而言，油画买家比较稳定。

一些人认为尤伦斯作为收藏中国当代艺术品非常有影响力的大买家，一举一动势必会对市场产生影响，从而将此举看做“国际买家不看好中国当代艺术了”，以此看淡当代艺术今后的行情走势。然而笔者认为，尤伦斯此次在香港苏富比送拍，对

市场的冲击更多是在“心理上”，在价格上不会形成较大冲击。因为在金融危机后，当代艺术板块已经硬着陆了，跌无可跌。至于中国当代艺术能否东山再起，笔者认为，还要看外部环境是否配合。一方面，在国家对房地产市场出台“新政”打压投机炒房后，会有更多社会闲散资金涌入到艺术品市场中来，当代艺术有可能成为选择的一个对象; 另一方面，中国书画是否还会热下去，如果稍微降温，此消彼长，对当代艺术行情的反弹就非常有利。总之，艺术品市场只要总体看好，当代艺术就会有希望“跟涨”。

面对尤伦斯「抛售」不必恐慌

牟建平

藏品鉴赏

墨与色的和谐之美

——赏刘小刚重彩荷花

季澎

刘小刚年少时拜北京大学画家林先生为师，学习中国传统花鸟画，后又师承于齐派传人——著名画家姜师白。刘小刚的画给人耳目一新之感。其作品既有传统底蕴，又有鲜明的时代风貌，笔触间流露出自信和灵性的气息。灵性关乎个人气质，而自信则需要不断地付出心血，长期注重理论修养以及反复的绘画实践。刘小刚在对中西绘画的研读过程中，立足于自身审美取向，广泛吸收一切对自己有用的营养元素，从绘画理念入手，不择手段地学习和尝试各种绘画技法，为实现自己的艺术追求，形成属于个人的独到见解，营造出个性化的艺术语言。

世界是多面体的，呈现在观众面前的刘小刚的作品，基本可以分为两种风貌，一种是水墨画，一种是重彩画。他的水墨画，有着传统笔情墨趣的艺术审美底蕴，而又不同于传统格式化的样式。“外师造化，中得心源”，每个人对丰富的大自然感悟和关注各不相同，从来都是各取所需的。同样是荷花水草小鱼，大自然在不同作者的脑子里

形成不同的映像。总体来看无论是墨色浓厚还是淡雅清新都具有着一种情味意蕴，在他的作品中画面构成也做到了自由把握之境。由于修养、性情和审美上的差异，落实到画面上有着不同时代和不同个性化的表述，刘小刚力图摆脱前人作品的现有样式，顽强地追求有时代烙印的，轻盈而又丰富的艺术效果。

刘小刚的重彩荷花，构图丰满，意趣浓郁，有一种和谐的美感和新鲜的视觉冲击力。中国画要求墨不碍色，色不碍墨，但是要做到墨中有色，色中有墨，墨与色相得益彰是很难的。中国传统重彩画，多用于勾勒填色和层层渲染的方法完成，而文人画长期的创作传统和积累，着重于水墨的运用，而在用色方面，可供借鉴的手法相对较少。刘小刚经过长期的探索，摸索出一套属于自己的表现手法，通过墨与色的互相融合、撞击、渗透、重叠，达到墨色交汇的，音乐般动人心弦的节奏和韵律，给观者以舒畅丰厚与和谐美的愉悦。



重彩荷花 刘小刚



珐琅彩

珐琅彩瓷：民间亦可藏真品

本报记者 蔡萌

在传统的观念中，清代康熙乾隆三朝瓷器中，珐琅彩是最名贵的，稀少的存世量与广阔的市场需求形成了珐琅彩瓷器巨大的增值空间。近些年，珐琅彩瓷器屡屡拍出上亿元的天价，珐琅彩成为收藏市场备受瞩目的焦点。

珐琅彩瓷器的存世量究竟如何? 普通藏家是否有收到这种“官窑中的官窑”的可能性? 日前，记者采访了收藏家协会玉器委员会主任、收藏家姚政，除了玉器，他还收藏清代彩瓷。对于极富传奇色彩的珐琅彩瓷，姚政有着和当下许多专家并不一样的解读。

记者：近些年清代珐琅彩瓷器价格频频走高，动辄拍出上亿元的天价。珐琅彩瓷的身价如此之高，其存世量是否也极其稀少?

姚政：珐琅彩的确是中国彩绘瓷器中最负盛名的品种之一，是中国制瓷工艺发展到清代康、雍、乾顶峰时期的产物。有台北故宫专家根据道光十五年清宫陈设档记载认为，清代珐琅彩瓷存世量极其稀少，仅418件。但对这一数字我抱有怀疑。

根据我所研究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资料，仅雍正四年，皇帝就先后23次赏出珐琅彩瓷266件，赏赐如此之多，烧制的数量当然一定不少。从清宫档案来看，乾隆三年，乾隆一次就命造办处将填白磁瓶120件全部烧成珐琅; 乾隆七年六月初六，传旨将烧瓷器处所进填白瓷器390件交珐琅器处珐琅用; 乾隆十九年十月十八日，宫里收到珐琅瓷器448件。

由此可见，在清三代时期，珐琅彩的烧制数量不在少数。

此外，存世量的统计不能光看陈设档案。珐琅彩瓷进宫后一般有4个去处：一是乾隆宫收藏; 二是各官邸陈设; 三是大部分给膳茶房作实用器，如乾隆五十八年御膳房清点现存乾隆款的珐琅瓷器309件，道光二十三年御膳房现存珐琅瓷器1361件; 另外多数的存到瓷库。从这些史料记载的清代珐琅彩的烧制量、使用量来看，现今的存世量应该远不止几百件。

记者：大家普遍认为，清代珐琅彩器都是在清宫养心殿造办处统一制作而成，而且其烧造时间很短，前后加起来仅40年左右，因此出身名贵。是这样吧?

姚政：先说烧制地点。通过查阅清宫档案可以发现，乾隆五十四年，造办处已经不再烧造瓷器，然而，有档案记载，道光四年九江府进贡珐琅彩瓷750件，这说明景德镇也烧制珐琅彩。再说烧造时间。前后40年的结论是从康熙后期算至乾隆二十年，这个观点也值得商榷。虽然乾隆年间名称叫珐琅彩的瓷器在乾隆二十年后的进贡档案中较少出现了，但是仍不乏相关的记载。如乾隆三

十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宫里收到景德镇送来的珐琅彩天球尊; 乾隆四十四年宫里收到瓷胎画珐琅四带耳瓶、合欢盖罐; 乾隆四十八年十二月初六，收到白瓷画珐琅单把杯等。况且，在嘉庆、道光时，珐琅彩瓷仍有生产，如嘉庆二十五年正月二十三日进单上，有珐琅瓷器30件; 道光十三年清查御膳房库存，有嘉庆款珐琅瓷器285件; 道光二十三年御膳房存道光年制款珐琅彩230件……这些记载清楚地说明了珐琅彩的生产也绝不止40年。所以我认为，珐琅彩瓷在清代曾被大量赏赐，甚至连侍卫都能得到; 公主下嫁时陪嫁的也不少，可见珐琅彩在清代并非是至高无上的。

记者：那么，您认为哪种瓷最能代表清代瓷器烧制的最高峰?

姚政：清三代皇帝对瓷器的烧造都倾注了极大的心血，乾隆年的瓷器档案中，除频频出现的瓷胎画珐琅或珐琅彩瓷之外，还有一种瓷叫“洋彩”。其实，从釉彩的角度说，洋彩也是一种珐琅釉，只是绘画装饰上模仿西洋绘画而已。我认为，洋彩应是珐琅彩的高级阶段。雍乾两朝陶瓷艺术大家唐英评价洋彩器：“人物、山水、花卉、翎毛无不精细入神。”这说

明洋彩瓷的整体水平已远远高于珐琅彩，这可能也是乾隆十年后为何珐琅彩瓷越烧越少，而洋彩瓷大行其道的原因。

从一些史料中也能看出，乾隆皇帝对洋彩的青睐程度甚至超过了珐琅彩。根据清宫档案记载，乾隆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交62件洋彩瓷，传旨配乾清宫胎珐琅器皿内，说明了皇帝对洋彩的珍视。乾隆七年八月二十二日，太監高玉交来洋彩瓷器37件，乾隆下旨“配匣入乾清宫头等”，而前一天交来的瓷胎画珐琅器皿10件则“入乾清宫次等”。仅乾隆七年，共有239件洋彩瓷由乾隆皇帝下旨入了乾清宫珐琅器皿内，而瓷胎画珐琅入乾清宫珐琅器皿内大为减少。

此外，珐琅彩瓷和洋彩瓷常烧上诗句，珐琅彩瓷往往是古人的诗句，而洋彩瓷往往是乾隆的御制诗，如“御制诗洋红地洋彩轿瓶”“御制诗洋彩四方一尊”“御制诗洋彩宝月瓶”等，足见洋彩在乾隆皇帝心中的地位。

记者：很多专家认为，清代珐琅彩几乎没有传世品在宫外流传，换言之，市场上很难看到真品，也谈不上市场行情，不是普通藏家能收到或能买得起的。您怎

么认为? 普通藏家有收到清代珐琅彩瓷的可能性吗?

姚政：有专家认为，瓷器只要进了宫，连块瓷片都出不去。这显然是想当然的。瓷器从清宫流出，有赏赐、调拨、陪嫁、变卖、偷盗等多种途径。我认为，通过这些途径离开清宫的珐琅彩，数量之多、分布之广不是墨守成规的观念可以想象的。

特别需要提一下的是变卖，这是一个最可能引起误解的话题，但却有实实在在的记载。清代最大规模的变卖发生在嘉庆年间。嘉庆五年，总管内务府奉旨将广储司六库六储物品变卖，其中包括康熙年款瓷器55115件，雍正年款瓷器37111件，乾隆年款瓷器99699件; 嘉庆十二年内务府奉旨库存瓷器内变价10万件; 嘉庆十四年，售变圆琢瓷器就高达15万件……嘉庆年间的这三次大招商、大变卖，使得共约45万件康熙乾隆御窑瓷器从宫中流向了民间，虽没有明确记载其中珐琅彩的数量，但流失量之大也是可以想象的。

变卖出宫的珐琅彩和洋彩，一般都会由买家精心保护起来，成为传世之宝而流传于世。其实，清代到底烧造了多少件珐琅彩、洋彩瓷，并没有准确的数据记载。从乾隆四十四年清点来看，当时瓷库库存507581件，我认为，珐琅彩、洋彩可能占其中的20%，大部分珐琅彩、洋彩除自然损坏的、流失海外的，都在中国民间。所以，我的观点是，民间仍有国宝的存在，民间藏家完全有可能收到清代珐琅彩、洋彩瓷精品。